# 蜀山劍俠傳/2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四七回　靈石築五女談心　古杉坪二仙盜法

下一回▶

上文寫到小寒山神尼忍大師傳授仙都二女謝瓔、謝琳煉那有無相神光，以爲日後行道護身之用。二女喜出望外，忙向師父拜謝領命。忍大師隨即如法傳授。到了第三日上，二女有無相神光便已煉成，運用純熟，隨即拜別起身，遵從師命，由小寒山起，便用無相神光隱去形迹，起身往武夷飛去。

到後一看，山頂全是白雲鋪滿，氤氳浩蕩，嵐光映日之外，竟看不見下面景物。暗忖：「父親既知女兒要來，又在唸女之際，如何這等光景？」方在尋思，待要行法穿雲而下，雲嵐倏地騰涌如山，朝上捲來，四顧身已沒入雲海之中。謝琳性子較急，剛喚了一聲：「爹爹！」忽見一道金光自下方射來，立時衝開一道雲衖。二女認出乃父法力，低頭一看，雲衖下面梅花林外，乃父身着黃葛僧衣，正朝上面含笑招手。連忙爭先飛落到地，方要開口，寒月大師將手往上一招，嵐光雲影重又封合。二女已經雙雙拜倒在地。寒月一手一個扶起，一同走進屋內，笑道：「你們這次可在此住四五日，要少說話，不問不可開口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揚，手上立現出一片白光，光中現有不少字迹，令二女細看。大意是說：一音大師葉縯爲助一友人成道，特地費了許多心力，在倚天崖對面千尋石壁之內，將東晉時神僧絕尊者的一部伏魔煉法的真訣取到手內。但是此舉那友人固是得益不少，葉縯異日成道卻必定因之遲滯，甚或有害。自己又有約在先，不便違約相強，一同參與。再四籌思，祇有二女資稟既厚，法力日漸高深，留世又久，可以勉爲其難。但

是葉繽法力與己差不多，事前如無防備，彼此行蹤均可查算明悉。事前如被知悉，她平生最愛二女，惟恐將來連帶受累，素性清傲，又不喜人相助，此舉決所不願。爲此暗中運用法力，乘葉繽在川邊倚天崖雙杉坪新居閉門習法，內外隔絕之便，與忍大師以通靈商議，令二女到來，指示機宜。等到葉繽日內盡通諸法，然後一同趕往。這部降魔真訣，以二女此時法力，學之甚易，祇要記下，便能依此通解。二女之中，不論何人，憑着各人的願力緣法，將那部真訣默記下來。葉繽先前自是不肯，但她愛極二女，又知忍大師欲以禪門無上正法傳授二女。此時祇當多時未見，往遂孺思，又經法力掩飾，匆猝之間，決想不到有此密謀。等到記下以後，已無法補救，祇好聽其自然了。

謝琳看完，甚是歡喜。謝瓔卻道：「爹爹設想如此周密，又得師父允准，此行自無不成之理。祇是練習降魔真訣，乃於女兒修道有益之事，葉姑怎會如此堅決不肯相授？難道此舉於女兒將來修道上還有甚麼弊害不成？」

寒月大師原以葉繽此事在所必辦，但是將來好些險阻艱難。如論交情，自己便爲她停滯些年飛昇，原非所計，無如中有許多因果，不便相助，心裏又放她不下，想來想去，祇有二女成道較晚，比較合適。但二女所修不是佛家上乘正覺，如若明瞭這部真訣，將來法力雖高，於成道上也不免要多添枝節，增加困苦，以此易彼，於心又是不忍。算來祇有使一人習此真訣，便可面面皆顧。偏生二女同胞孿生，不特形影不離，連言動心意也是如一。習法的將來成就，自有許多魔擾，其勢既不能有所偏厚，任指一人往習。還有，忍大師也不知能容與否。試運心靈一通，竟未堅持成見，對於所慮一節，也說無妨。可是二女來時，寒月心尚躊躇，本想言明，設法選中一人，再行起身。哪知二女平日心性言動如一，這時意念竟有不同，分明各有因緣。此去定祇一人習法，免卻許多顧慮，再好沒有，聞言不禁大喜，答道：「佛家原以清靜寂滅爲宗，本來無魔，何有於降？出世入世，相由心生，自以不習此法，少去許多煩惱。」

謝琳不等說完，插口說道：「爹爹說的是習了此法以後，容易招致魔頭，爲異日修爲之阻麼？女兒先已想過，一則葉姑疼愛女兒恩厚，爲她之事義不容辭；二則祇要道心空明，具大定力，任甚麼魔頭無足爲害，自能戰勝。還有師父祇女兒兩個徒弟，又有夙世因果，真如有害，便爹爹肯，師父也絕不肯，怕他何來？女兒此行，既體親心，並報葉姑多年厚恩，異日還可發大願力掃蕩羣魔，一舉三得，再好沒有。」寒月大師聞言頗喜。及聽到末句蕩魔之言，細察謝琳雙眉隱現一些煞氣，謝瓔卻是依舊心光湛然，神儀如瑩，不禁驚喜交集，暗中稱幸。當時眉頭微皺道：「琳兒今日怎地失了故態？莫把此事太輕看了。」謝琳微笑不答。謝瓔自從問過前言以後，始終靜立在側。寒月大師隨道：「從此

你們不要再開口了，你葉姑近來愈發神通廣大，此間雖經我法力掩蔽，仍是不可不防。今日是她習法第二日，我們在此說話，倒不致被她警覺。惟恐萬一她在無意之間向我通靈，或按神光查聽出這種真情，便不肯中我們的計了。」說罷，仍用法力現出金字，令二女歸座，指示一切。教以去時如何應付，以及見時如何說法，時機稍縱即逝，不可絲毫大意。誰先記下，便算誰的，各憑機緣，不可強求。葉姑對你二人一樣愛重，也本可故意畏難，不盡心力。二女一一應諾。

果然第二日，葉縉便與謝山通靈問答，說起近三日因煉滅魔寶籙真訣，爲求慎重，並試諸般法術威力妙用，在本日通曉之後，一一加以演習。但是此舉關係重大，除卻內有幾種威力異常厲害，不能無的放矢，非遇上事不能演習外，全部演完尚須九日。就這樣，仍幸仗有佛門至寶心燈鎮壓，纔敢放膽施爲。末了談到爲取此寶，費卻許多心力，久未往小寒山探看二女，適纔忽生想念。算計事完還得四五十天，欲請謝山日內往小寒山一行，就便勸忍大師不要固執成見。二女雖然夙根深厚，未來成就遠大，但她們過去諸生尚有因緣未了，就參佛家上乘大法，也須了完一切因果以後，不可勉強。本心想與忍大師通靈一談，就便查看二女近日修爲如何，偏生忍大師不知何故，竟以輕易不用的佛家大須彌不動尊法，將全山封閉，與外絕緣，接連叩關兩次，均無迴應，內裏情形，已查看不出一點端倪。料是二女功力精進，正在傳授大法，恐防分心魔擾，或有甚麼人前往求見之故。道兄近日可曾去過？武夷仙居爲何也用法力封鎖？自己事完以前，不想再擾忍大師禪修，道兄如有清暇，日內可往探看。謝山答以自己近受天蒙老禪師之教，山居靜修，久未往看二女，也頗思念。忍大師決不固執成見。此時尚有他事，難作長談。等你大功告成，見面再說吧。葉縉想是抽暇詢問，謝山答語雖然模糊，以平時相期甚深，彼此誠信已久，本是一時思潮忽動，略談即止，也未往下盤詰。

雙方通靈問答過去，謝山笑向二女說完前情。又道：「你葉姑忙於煉法，由此起不到事完，是不會再向我通靈了。我父女可以隨意談笑，祇是上空禁法仍不能撤去罷了。我從未向她打過誑語，今番還是第一遭呢。」謝琳笑道：「爹爹搭話含糊，並未提到女兒。將來鬧穿，爲好則有之，各盡其心，哪能說是誑語呢？」謝瓔笑道：「琳妹乃是巧辯，心與口違，怎說不誑？不過略迹原心，葉姑也不能怪罷了。」謝山道：「你看絕尊者法力何等高強，她那裏習法日期，我竟會不曾算出。否則，令你們晚來數日，也省得耽誤功課。」二女同聲笑道：「畢竟佛門中人情薄。爹爹以前多愛女兒，極願常在膝下承歡，不願離開，纔對心思。自從師父與爹爹換上僧衣，往往一別多日，不往探看，就去也無多時停留。這次違顏日子更長，女兒們日夕都在思念，難得有這機會，可以在此承歡些日，共總八九天，一晃就過的光陰，爹爹還嫌女兒來得太早，不是心腸硬麼？」謝山笑

道：「癡兒，癡兒。你們這等口吻，你師父偏想你們學她，不是難麼？」謝瓔道：「那也不然。師父幼遭孤露，屢世艱厄，萬緣已斷，自然修上乘功果比較容易。要似女兒這樣，又有爹爹，又有師父和葉姑，恐也一樣是不免思戀呢。」謝琳道：「我佛無緣無故，時以無上願力普度衆生，便是最情長的人。你看師父法號忍大師，坐關那麼多年，一旦前生愛女再劫重逢，金剛不壞的門橫巨木，爲何祇憑女兒兩滴淚珠便化烏有呢？這是女兒們先見到她老人家，省了些事，要是爹爹和葉姑同去，想起前情，同聲一哭，不也照樣開門相見麼？」謝山微笑不語。因已指示機宜，二女盡管天真，法力既非尋常，智慧尤高，一點就透，無須再說。加以老的初證禪修，愛根未斷，小的天性純厚，孺慕依依，又是平日各有修爲，父女三人難得如此聚首，互相述說過去未來之事，謝山更對二女溫言教勉，言笑晏晏。

天倫之樂，光陰易過。一晃便到了葉縉習法的第八日深夜，謝山纔對二女道：「你葉姑明日申初大功告成。你們飛行甚速，本無須乎早往，但如算準時刻前去，途中恐有阻礙，時機一誤，再也休想。最好黎明起身，就便可繞道倚天崖上龍象庵一謁芬陀大師，不問人在與否，總算把禮盡到，以免過門不入，有些失禮。並可得一落腳之所，不致在雙杉坪前呆等，還惹葉姑疑心。就這樣，路上無論遇見甚麼事，仍以不理爲妙。固然你們煉有神光，起身又早，足可了當。到底事關重大，必須照我所說，申初時分你葉姑法剛習完，寶籙不及收藏的當兒，叩關求見，纔恰到好處。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雖有不平，無妨俟諸異回。那寶籙非比尋常，習後功力，尚視各人修爲來定高下。你葉姑真個精習，發揮它的全力，尚須時日，何況你們。可是祇要當時緊記全書，自能循序漸進。再過二三年，異派妖邪極少敵手。那時無論甚麼極惡窮兇，除之均非難事，何在今日？如若因此延誤，悔之無及，我對葉姑也白用心了。以我計算，事固不會如此，終是謹慎些好。」

二女領命，候到天色甫明，便即拜別起身，先往川邊倚天崖飛去。遁光神速，不消多時，便入川境。也是二女一時高興，經過巫峽上空時，偶然目注下方，瞥見層崖峽峙，江流如帶。那麼蕭森雄奇幽險的川峽，空中俯視，直似一條蜿蜒不絕的深溝。水面既窄，當日天又晴和，江上風帆三三兩兩，絡繹不絕。過灘的船，人多起岸，船伕縴拉着搶上水，動輒數十百人拉着一條長纜，盤旋上下。於危崖峻壁之間，看去直似一串螞蟻在石邊蠕動，那船也如兒童玩具相似。二女難得出外，覺着好玩，左右還早，所御遁光無形無聲，外人又看不出，便把遁光降低，沿着川峽西行。人一降低，景物顯大，覺出江山之勝，與空中所見別是一番景象。

二女俱有山水之癖，並發動了夙好，可是這一臨近，纔看出那些縴夫之勞無異牛馬，甚或過之。九十月天氣，有的還穿着一件破補重密的舊短衣褲，有的除一條縴板外，祇攔腰一塊破布片遮在下身，餘者通體赤裸，風吹日曬，皮膚都成了紫黑色。年壯的看去還好一些，最可憐是那年老的和未成年的小孩，大都滿面菜色，骨瘦如柴，偏也隨同那些壯年人前呼後喝，齊聲吶喊，賣力爭進，一個個拼命也似朝前掙扎。江流又急，水面傾斜，水的阻力絕大。遇到難處，齊把整個身子搶仆到地上，人面幾與山石相磨。那樣山風凜冽的初冬，穿得那麼單寒赤裸，竟會通體汗流，十九都似新由水裏出來，頭上汗珠似雨點一般往地面上亂滴，所爭不過尺寸之地。看情景，每過一灘，少說也須兩三個時辰。上下起載，還不在內。二女越看，越覺得這些縴夫實在勞苦可憐，不由動了惻隱之心。

說也奇怪，二女因是孿生靈嬰異質，未到武夷以前，不特言動如一，連心意也都一樣，從無相左。及至武夷出來，表面上還不怎顯異樣，心意卻在無形中有了出入。一開始都還記着父親別時不令多管閒事之誡，雖可憐那些苦人，祇是心裏動念，沒有一定打算出手，遁光卻緩了好多。有兩三次謝琳看不下眼，意欲施爲，俱爲謝瓔阻住，並道：「巫峽有名的浪惡灘險，終年如此。沿江土人以此爲生，已成習慣，我們助他一時，濟得甚事？何況來時爹爹再三叮囑，甚事都不許管，如何可以違背？我們真有好心，何在今日，將來再從長計議，爲行旅造福，作一長久之計，不更好麼？」謝琳祇得罷了。說時，二人漸漸飛過峽中最著名的蘇、攝二灘。

二女見江波漸平，風勢已正，既不想管閒事，便想催動遁光升空急飛。彼此正問答間，忽聽前面喧譁之聲匯成一片。往前細看，原來上流三四里縴道上，有三隊縴夫，每隊三五十人不等，所拉的船卻祇是三條輕載的客船，每船相去十餘丈，正同搶着上流。船並不大，江上看去又那麼風平浪靜，一條小船，平均四五十人奮力扯縴，竟會搶不上去。這還不說，最怪的是對岸有一危崖，縴夫們揹着纖板上來，似不費力，可是船一駛近崖前，便如釘在水上一樣；一任縴夫們拼命前掙，汗流如雨，把全身都掙仆到地上，兀自不能再進一步。船頭繫縴的將軍柱，已被拉成了弓形，可是江波粼粼，平穩無風，看不出一點有阻力的異兆。後兩船上人見前船這等情景，俱都不敢再上。三船上人都在忙着點香燭祭神許願，驚惶萬狀。二女方覺有異，猛聽哭喊之聲，那頭一條船倏地易進爲退，順流倒駛下去。那些縴夫們喫不住勁，事出意外，縴得又緊，不及放脫身上縴板，紛紛隨同往後倒跌地上，被那船帶着在山石上往回亂滾，身多不由自主。縴道本窄，有的已被帶落斷崖之下，幸有縴板套住，人未落江，身卻虛懸空中。全都嚇得心驚膽戰，驚叫悲號，江峽迴音甚是淒厲，看去慘極。

二女心慈好善，怎再看得下這等慘狀？事有湊巧，就在此時，謝琳先前本在四下查看，哭聲一起，同時又發現一件可疑之事，不禁省悟。怒喝：「姊姊，你快去救那些可憐人，先把船定住。我往前面看看是甚麼東西鬧鬼。」謝瓔心急救人，也沒聽完乃妹的話，便即飛起首施法力，先把那船定住，再把落岸的人托上，人卻沒有現身。就這晃眼的工夫，那頭條船已倒退好幾十丈。二、三兩船見此異變，嚇得連忙扳舵退避，僥倖沒被倒退下來的船撞上。這兩船縴夫把縴板慌不迭地取下，總算見機得快，祇隨船溜退了二三十丈，便喫謝瓔把船定住。船住以後，落岸的縴夫又似被人託了上來。未落岸的因都工於此道，這類事均有經歷防備，百忙中各把縴板活釦拉脫，全都受了輕重傷，幸而均非致命。船人見忽轉危爲安，又有些異迹，俱當神佑，自去叩謝江神，紛紛猜疑。不提。

謝瓔見受傷人多，大都不輕，本心還想施救。回顧謝琳已往前面危崖凹中飛去，猛想起行時父親之言，不禁心動，無暇再顧受傷諸人，趕緊過去一看，祇見謝琳正處治一個小妖童，業已現出原身。妖童似知不敵，破口大罵：「狗丫頭無故上門欺人，是好的，隨我見我娘去。」謝琳已用法寶將妖童罩住，聞言叱道：「無知妖孽，竟敢爲禍行旅。你那父母師長決非善類，正好一起除害。想借此放你，卻是休想！你自在前引路，我仍用寶光押着你，尋往妖穴便了。」謝瓔雖覺謝琳不應多事，但見這妖童形態醜怪，一身妖氣，無故害人，所行之事又極陰毒可惡。除非適纔見死不救，既救人便須救徹，留此妖邪，不知以後爲害多少生靈。又見妖童雖在寶光籠罩之下，仍似有恃無恐，不住厲聲辱罵，也實可氣。暗忖：「自有護身神光，身形說隱即隱，百邪不侵，如有糾纏，給他一走，料也不致誤事。但是爹爹既有預誡，仍以小心爲是。自己且不露面，人在暗中總好一些。」便向謝琳傳聲示意。謝琳卻甚託大，答說：「區區幺麼小醜，他那父母師長也必有限，除他容易，不必顧慮許多。」謝瓔仍未將身現出，妖童竟似有了警覺，手指謝琳罵道：「狗丫頭，我知你還有同黨，無須鬼鬼祟祟，放光明些，有本事，祇隨我去。」隨說隨試探着斜飛而上。謝琳立意掃盡妖邪，爲川峽行旅除害，一面還罵，一面指定寶光，隨同沿崖而上，往崖後飛去。

謝瓔忙追近前，傳聲悄問謝琳與妖童爭鬥經過。纔知謝琳因風平浪靜，而縴拉不動，心疑有異，先向四外查看，並無異狀。也是合該有事。江船倒退時，二女遁光正停在那危崖的近側江岸之上，縴夫們往後一倒，謝琳目光恰也掃向對崖，一眼瞥見危崖壁立千仞，都是上下如削，沿江而西。惟獨縴夫經行的對面，好似昔年曾崩塌過，空出半里長一大段，日受風日雨水侵蝕沖刷，成了一片大崖坡，由上斜行向下，直與水面相接。赤石童山，寸草不生，雖可上通崖頂，山石犖确，勢極險峻，上面也無人家。近水濱處卻立着

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道童，生得豹頭虎項，濃眉如帚，一雙突出的魚眼直泛兇光，嘻着一張闊口；鼻子大得出奇，祇是橫扁不高；前額、下巴與兩腮齊向外凸，更顯得臉往裏凹；一雙大耳，左邊戴着一枚兩寸大小的金環；手足粗短而大，穿着一身白麻布的短衣褲，赤着雙足。通體膚黑如漆，相貌醜怪，神情甚是詭異。一手戟指下流的船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看見船人驚惶號叫，對岸縴夫倒跌受傷，哭喊慘狀，哈哈大笑，好似以此爲樂。

謝琳知是妖童鬧鬼，不禁怒從心起，更不尋思，忙招呼謝瓔速去救人，徑直當先飛去。在有無相神光護身之下，身已隱去，妖童原不能見。祇爲謝琳疾惡心甚，去勢忒急，未免略帶破空之聲。妖童雖是童裝，年紀並不在小，又得過厲害妖人傳授，邪法頗高。因是日前有土人侮慢了他，特意在此生事。先已暗用妖法，使那些拉縴的土人出了許多臭汗，意猶未足，末了竟施毒手，將船迫得順流而下。看見船人縴夫狼狽滾跌之狀，正在得意，忽覺疾風颯然，由斜空中迎頭飛墮，便知來了敵人。仗着家傳護身邪法，慌不迭忙縱遁光閃開來勢，同時張口一噴，周身立在墨雲籠罩之下。大頭搖處，左耳金環忽化一圈紅光飛起，戟指罵道：「何方無知鼠輩，敢來暗算小祖師爺！有本領，現出原形，與小祖師爺見個高下，看你是甚麼東西變的。鬼頭鬼腦，掩藏則甚？」

謝氏姊妹素來行事光明，此行隱身，乃爲省去途中遇敵耽延，原意也是將妖童擒到無人之處，問明來歷，盤出罪狀，再行處治，並非有意暗算。喫妖童一罵，再忍不住，立現身形。方要還口喝罵，不料妖童自負練就一雙怪眼，差一點的隱身法決隱不住，竟看不出來人絲毫蹤影，心中也是有些驚奇。素日機巧變詐，手下又毒又快，忙先行法護身，口中喝罵，暗打主意，準備敵人一現身，立下毒手，幾面夾攻。人纔照面，沒等謝琳開口，早急不如快，雙手齊揚，左手一蓬五色飛針，右手一道赤暗暗帶有焰頭的刀光，暴雨閃電一般發出。同時耳上金環所化光圈，也向謝琳當頭罩下。妖童以爲這三件法寶俱非尋常，來勢又是極快，驟出不意；而對方赤手空拳，連道劍光都不曾有，好似輕敵太甚，隱身法初收，決無防備。心想任你多大神通，也難經我三寶齊施，哪知遇見對頭剋星。

妖童原準備來人一現身，立即發動。及至瞥見來人是個美如天仙的少女，心方一動，三件法寶的光華已然到了敵人身上。正覺着收勢不及，殺死可惜，猛聽敵人一聲清叱，也未見有甚麼動作，飛針先到，首先消滅無蹤，飛刀和金環也似被甚麼東西擋住，不能再進。不禁大喫一驚。伎倆止此，敵人如此神通，別的邪法自更無效。知道情勢危險，恐將這二寶又復失去，趕忙回收時，果然敵人一聲叱罷，指上一道金碧光華飛出，先把金環一斬一絞，立成粉碎，灑了半崖星雨。飛刀雖幸勉強收回，人還未容破空飛起，少女

揚手又是一道金光，當頭罩下。那護身墨雲竟似抵禦不住，暫時雖未受傷，身已被人困住，逃遁不得。妖童急怒驚恨交加之下，把心一橫，左右凶多吉少，索性破口大罵，欲用激將之計誘敵入巢。

謝琳天性好勝，又覺得妖童小小年紀，敢於如此爲惡橫行，其師長可知，有意除惡務盡，正想押了同去。謝瓔也已趕到，匆匆略說經過，仍用法寶押着妖童飛行。沿着巫峽崖頂連趕了四五座峰頭，約飛行了二百餘里，眼望前面危峰刺天，峭壁排雲，山勢愈發險惡。謝瓔見久未到，心早不耐，方欲就地拷問，殺了妖童，異日再尋他的巢穴和師長。忽聽妖童連聲厲嘯，響震林谷。謝琳料想已到地頭，因忿妖童惡口傷人，惟恐萬一逃遁，忙把寶光止住，喝道：「該死妖孽，你嗥甚麼？怎還不到你的妖窟？我們還有事，不耐煩了。現容你再叫三聲，你那妖娘如不迎來，我便先取你的狗命！」妖童連受寶光侵削，身外墨雲已去大半，早就不支。聞言知道不妙，心中還想巢穴就在前面，乃母如在洞中，必定出救，心雖膽怯，仍想延挨待救。故意厲聲答道：「我娘便在前面烏樹嶺墨雲峰洞中打坐。她名烏頭婆，說出來，嚇破你的狗膽。你如害怕，不敢前去，我便依你喚她三聲。」謝琳冷笑道：「我先前因不知你巢穴，意欲一網打盡，故而押你到此。現既知道地頭，自會上門，何必你喊？」妖童原以先前連喚未應，心疑乃母海外未回，雖有同門黨羽，恐非敵人對手，本意欲借說話耽延，以便洞中同黨乘機向乃母行法求救，祇消捱上一會兒，以乃母的法力，多遠都能趕回，不料弄巧反拙。聞言知無倖免，可是仍不肯說軟話，意欲再以話激。口方喝得一聲「狗丫頭」，底下話未出口，謝琳自經佛法重煉的碧蜈鉤已化一道金碧光華，龍飛電掣而出，圍向妖童身上。二寶同施，妖童護身妖雲將散，怎禁得住喫兩道寶光齊施威力，接連絞了兩三絞，當即了賬，化爲一攤紫血，狼藉地上。

妖童一死，那飛刀倏地乘隙往前飛去。謝琳先未防到，不及阻止，知道飛刀所去之處，必是妖窟，還待趕往除害。謝瓔攔道：「妹子，你忘記爹爹的話麼？照這沿途耽延，趕到川邊也正是時候了，我們還要拜望芬陀師伯呢。日後得便再來，仍舊隱身走吧。」謝琳本和乃姊一樣天真和善，一時激怒疾惡，動了殺機。妖童一死，心氣便和，又想起乃父之言，畢竟葉姑事關重大，一面應諾，便同起身。剛縱有無相神光飛起，猛覺眼前墨綠光華一閃即滅，知有妖人暗放冷箭。仗有神光護體，不曾受傷，身形已隱，故未再來。怒火重被勾動，又想往妖童所說的妖窟尋去。謝瓔攔道：「這妖孽看她孽子被人殺死，祇放冷箭，不敢出頭，就上門去，能尋到麼？我們地理不熟，祇聽地名就在前面，但刀光越峰而過，未見落處。山峰林立，知道何處方是妖窟？就便尋到，妖人也早逃走。除非她記仇迎敵，自不甘休。看情勢，妖人業已知道我們難惹，不敢明對，暗算無功，立

即逃遁。去了白費心力，耽延時刻，所爲何來？老妖名叫烏頭婆，少時向葉姑一問，自知底細，除她容易，何必忙在一時？」謝琳也覺此言有理，大聲喝道：「該死妖婦，暫時容你偷生。以後如不痛改前非，我們事完回來，你那兒子就是你的榜樣！」說罷，也無迴應，二女便同催遁光往川邊飛去。

因在巫峽留連，又與妖童鬥法，押同往尋妖窟，雖然爲時不久，路卻不是先前去向。前後算來，也有一個多時辰耽延。謝瓔心料妖婦決不如此易於甘休，更恐途中再遇上別的枝節，父親話已有些應驗，估量決不止此，覺着早到倚天崖纔妥。於是祇催遁光，由高空中向前急駛，不再往下觀看景物。行到午正時分，前面雪山矗立，翠嶂雲橫，倚天崖已然在望。心方一喜，忽聽身後來路遙空密雲層中，隱隱傳來一種極尖銳悲忿的怪聲，叫道：「何方賤婢，敢乘我老婆子不在山中，將我兩生愛子殺死？快快回頭與老身說個明白，要是我兒不好，祇要理對，老身還可容你們活命；要是你們無故欺人，莫怪老身心狠。我知現今峨眉、青城兩派，收了許多無知小狗男女，慣在外面無故欺人。休看你們師傳隱身法神妙，人看不見，如與老身爲仇，並無用處，上天下地，一樣能取你們的狗命。再不回頭與我理論，我一下手，就後悔無極了。」

二女遁光何等神速，急切間妖婦雖還不曾追上，但那怪聲既是若遠若近，聽去又極淒厲酸楚，刺耳難耐。依了謝琳，便要停身相待，喫謝瓔一把拉住。謝琳剛喊得一聲：「姊姊！」聲纔出口，又聽妖婦哭喊：「仇人，你回來呀！」謝琳底下話未出口，喫妖婦遠遠一喊，猛覺心神皆顫，似欲飛越。身在有無相神光護身之下，尚且如此，不禁大驚。幸是近來修煉佛法，功力精進，迥異往昔，一覺有異，忙運禪功把心神定住，方得無事。先前驟出不意，沒料妖婦邪法如此神通，人一出聲，立有感應。畢竟佛法真傳，與衆不同，一加戒備，便即無事。謝瓔雖未出聲，也已有些驚覺，情知是個強敵。暗忖：「無論多厲害的妖人，一到芬陀師伯那裏便可無事，好在龍象庵就在眼前。祇是妹子今日心性較暴，不似往日，恐有疏失。」忙用手攬住謝琳，加急同飛。

哪知烏頭婆乃邪教中有名人物，煉就獨門邪法，專一攝人生魂，對方祇要出聲，生魂立被攝去。便是道力較高的人，如若事出不意，也都難免。不過妖婦雖然兇惡，除非人先犯她，或是愛子受了人欺，無故決不傷人。自己也知所習不正，乃子又喜在外爲惡生事，平生鍾愛祇此一子，舐犢情深，視若性命。乃子偏不爭氣，百年前已因爲惡太多，被仇家殺死，幾於形神皆滅。烏頭婆費了許多心力，將他元神煉好，重又轉世，收回山去。因知乃子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最喜在外惹禍，習法卻不用功，淺嘗輒止，現當正邪各派羣仙四九重劫之期，如稍放縱，不特愛子自取滅亡，多半還要累及自己。盤算之下，

特意帶同愛子門人隱居在巫峽羣峰最隱祕荒寒的無名亂山之中，閉洞隱修，不問外事，準備躲那四九大劫，平日直不許孽子離開她一步。孽子因當地僻陋荒涼，山又童禿，終年愁雲慘霧籠罩，僅有正午前後略見晴明，而且險阻幽深，風景全無，自然不耐岑寂。每欲出外，總是烏頭婆跟着，以防在外樹敵結怨，居然隱避了將近百年，因她管束得嚴，並未生事。可是年月一久，未免疏懈下來。乃子又再三向母求說，想起前生受禍之慘，心膽已寒，就娘不在，也決不敢胡爲。烏頭婆雖然半信半疑，但疼子的心盛，知乃子天性好動，山中荒涼，委實無可遊玩，口雖不曾明允，暗中卻漸放任，祇不準離開巫峽山境之外。

孽子日常無事，每去江邊閒遊。也是夙孽太重，運數當終。前日偶往附近村集閒遊，忽思飲食。土人見他相貌醜陋，出口不遜，已極厭惡。又見道童穿着，當是山中寺觀逃出來的道童，身邊未必有錢，便要他先錢後酒，於是爭吵起來。孽子正待行法白喫，還要作些惡劇，恰值乃母尋來，將他帶回，一口惡氣不出，纔有當日之事。事更湊巧，乃母因算計四九重劫越來越近，連日心神忽動，若有警兆。這等景象從來罕有，心中疑慮，欲往海外尋一多年未見的同黨商議。偏那同黨也是一個左道散仙，宮中美女甚多，惟恐乃子生心貽笑；沒有帶去。行時，也曾叮囑：自己未回以前，不許離山一步。孽子本已應允，那天乃母去後，忽想起日前土民欺侮之恨，欲往報復。趕到一看，因非集期，祇是一片空地。一時氣無可出，見那些縴夫俱是當日指說嘲笑自己的土民，立生惡念捉弄，不想引出殺身之禍。後被謝琳制住之時，一看日影，乃母應早歸山，心中還在打點復仇之念。做夢也沒料到，乃母一生言行必踐，所約時限永無差錯，這日竟會在歸途被一久別重逢的同類至好強行約往山中，小聚了半日。

孽子死後，烏頭婆在外忽覺有了警兆，跟着接到妖徒的警報，忙即趕回。當時悲忿已極，匆匆略問仇人情景、去路，便起身急追，同時施那七煞形音攝魂大法。二女幸仗神光護體，本身道力又高，沒有喫虧。烏頭婆見魂未攝到，大是驚異。痛子情殷，決計拼命，仍舊加急前進。快追上時，這裏二女也快飛到倚天崖上，耳聽身後怪聲越來越近，覺着被妖人追往庵中，不大好看，心正盤算應敵與否。忽聽霹靂一聲，由頭上越過，忙回頭一看，一道金光，光中現出一隻畝許大的金手，挾着千重雷火金星，其疾如電，正往身後怪聲來路飛去。同時又聽一聲厲嘯，發自遙空，這次卻是由近而遠，晃眼間祇剩一縷餘音搖曳天邊。那大手和金光雷火，連同妖人怪聲，全都消滅，無聞無見。

二女也已飛抵庵前，剛按遁光落下，現出原身，忽見庵中走出一個老佛婆來，說道：「芬陀大師師徒現往南海，令我在此延款二位道友。行時留有柬帖一封，請至裏面再看吧。

」二女見這老佛婆道氣盎然，相貌祥和，料知是位前輩高人，忙即敬禮，請問法號。老佛婆道：「我姓丘，素無法名。近在這裏代主人看守廟宇。適纔驚走烏頭婆的，乃是大師化身妙用，與我無干。」隨說，隨引二女去到禪堂坐定，袖中取出柬帖。大意是說：二女前途遠大，功德無量，可喜可賀。丘道友是我昔年至交，但她屢世苦行，今生尚有一難，方得正果。到時，務望相助，玉成其事。另外附有一個小簡，上記開視日期，令到時再看。二女一算，還有不少日月，便由謝琳收起。老佛婆道：「道友理會得麼？」二女同聲答道：「師伯之命，焉有不遵？祇是後輩道淺力薄，不知能否勝任，老前輩何妨先爲指示機宜呢？」老佛婆道：「如論此時，二位道友自難爲謀。可是將來，二位道友祇一舉手便可爲我解厄，絕非今日之比了。事情還早，說之徒亂人意。可惜一粒靈珠被它飛去，否則老婆子得益更多呢。」二女知她不肯深說，便改談別的。誰知這老佛婆竟是法理精微，妙諦如珠，祇身世來歷不肯明言，二女好生敬佩。又把烏頭婆的來歷深淺談了一陣，說二女夙根深厚，回山不久便有曠世佛緣遇合，以後更無足慮，不必在心。談了一陣，二女見時將到，便起身辭別。老佛婆並不留客，送到庵外，便自作別回身。

二女立往雙杉坪飛去，到的時刻原早算準，二三十里之遙晃眼飛到。見當地乃是一片危崖，崖頂有一小峰，峰前一片平地，崖頂地勢十分平坦。因當時雪山邊界氣候高寒，山風勁疾，草木稀少，疏落落生着一些雜樹，都不高大，形態也均欹斜瘦硬，偏向一方的多。惟獨孤峰前面一左一右，生着兩株大杉樹。峰在崖頂當中，高僅十多丈，孤零零矗立其間，玲瓏奇秀，勢絕生動，石色也與崖石迥不相同，直似何方移來的小山，不是原有。那兩株大杉尤爲奇特，其高約在二三十丈，大約十圍，亭亭勃勃，直上十餘丈纔生枝葉，虯枝紛披，形如翔鳳。全崖草木黃落，生機將瘁，獨這雙杉鐵幹撐空，蔭被十畝，枝葉蔥蘢，翠色慾流，直似兩幢極大華蓋張在小峰前面。最難得的是這兩株大小如一，雄奇偉秀，匯爲奇觀。二女雖然久居仙山，似此靈杉古木，也所罕見，互相讚賞了幾句。再走向峰前一看，這峰遠看雖是洞竅玲瓏，通體卻是一塊整石，最深的洞穴不過丈許，均不甚大。知道葉姑就在裏面，祇是無門可入。

二女心想：「武夷行時，雖未說到如何入門，爹爹曾有叩關之言。細觀全峰上下，到處層巒疊嶂，奇石若飛，惟獨近峰頂處有丈許大一塊圓形石壁，玉色勻細，又圓又闊，映日回光，閃閃生輝。前面山原林木，影照其中，宛如一輪明月懸在上面。估量這圓石許是洞門，經葉姑行法封閉。」正在商議飛往石上叩關求見，忽聽一女子聲音笑道：「瓔、琳二女來得真巧。你二人速退雙杉前面，待我放你姊妹進來。」二女一聽聲由圓石發出，正是葉縯的口音，久別依戀，不禁動了天真，喜得拍手爭喚葉姑，一面飛退雙杉前面。身剛立定，忽聽地底殷殷雷鳴，好似地軸正轉，小峰也在往前移動。晃眼聲止，便聽葉

繽喚道：「峰移洞現，你姊妹快進來吧。」這次話聲卻由地底傳來，聽去甚深。二女邊答邊往前趕，這座小峰倒退了十多丈，正當峰底現出一個洞穴，方圓約有丈許，看去深約千丈。近口七八丈，懸着一團碗大銀光，照得洞中明如白日。知是葉姑用來接引自己的寶光，忙把有無相神光一變，現身往下飛降。纔落十丈，地軸又鳴，一片殷雷響過，再看上面，小峰已復原位，壓向洞口。那團銀光也似飛星下墜，趕向腳底。二女便隨銀光飛落，轉瞬快要到底，銀光忽往橫裏飛去，同時看到壁間現出一個圓門。二女以爲裏面地方必大，忙趕進去一看，洞並不大，迎面是間大隻方丈的石室，當中一個矮圓石墩，空無餘物。方一遲疑，忽又聽葉繽在石壁中笑道：「今日大功告成，你姊妹便尋了來。祇顧欣喜，竟忘將內層門戶開放。我也如此粗心，豈非笑話？」話還未畢，一片奇光閃過，正面石壁忽隱，全洞大放光明，葉繽已在面前出現。

二女忙搶過去，謝琳首先拉着葉繽的手，喜跳道：「葉姑，幾時煉此妙法？快教我吧。」葉繽道：「這些下乘法術，有甚麼稀罕？你要學時，閒來我再傳你，忙它做甚？你二人怎會尋到此地？」謝琳笑道：「葉姑神通廣大，還算不出麼？」說罷，又道：「啊！今天不許葉姑算，你猜，我們怎會尋來的？估中便罷，估不中時，須把移山之法傳我。」葉繽一手一個，拉着二女往裏走進，笑道：「這還有估不到的？這一打賭，祇怕你法術卻學不成了。」二女同笑道：「卻不許你按神光占算呢。」葉繽笑道：「我最愛你姊妹天真，須和常人一般說笑，纔有意思，占算出來就無趣了。我還有部書未收拾，事完再長談吧。」謝琳早已瞥見，發現這間石室甚是廣大，中設法壇，壇上立着一座金光燦爛的寶幢，壇前有一矮石案，案上陳着一本道書，旁有一堆金沙，案前一個石墩。聞言，故作不知，含笑將頭連搖道：「葉姑，不收書有甚麼要緊？莫非還不許我們看麼？你不知我姊妹這幾個月來多麼想你，出門有多難呢。」葉繽聞言，立被打動，笑道：「此書以前乃神泥封合，被我化成散沙，方得取出。現須還原，並非易事，我已忙了些日。久別思念，先談一會兒也好。我習此書，關係非小，你們卻是習它不得。莫非你們此來，還不知底細麼？」謝琳笑道：「姊姊先不說，一說，葉姑就猜中了，葉姑探我們的口氣呢。」說時，葉繽因無坐處，便拉二女同去石墩上落座，笑道：「那麼，我先猜吧。」

二女見葉繽一味欣喜，毫未生疑，越發高興，故意互相爭喚葉姑，各要傳授一點有趣味的法術。葉繽笑道：「沒見你姊妹都不小了，仍是當年童心稚氣，習法祇爲好玩。你們可是由小寒山來？」二女拍手笑道：「這頭一估，就估錯了。」葉繽笑道：「我答還未完呢。那麼，你姊妹必是武夷省親，聽你父親說的了？」謝瓔聞言，微笑未答。謝琳卻拉着葉繽的手，笑道：「全估不對。我們倒是往武夷看望了爹爹，爹爹祇說葉姑想念我們，前日還曾通靈，別的並未怎提說。我們現由龍象庵來，葉姑想不到吧？」葉繽也是

愛憐二女太甚，又當大功告成之際？心中高興，全未想到別的。事情偏極湊巧，謝琳靈慧異常，這次巫峽途中與妖人結仇，事本無心，後往龍象庵聽人說起烏頭婆的厲害，便留了心。及聽葉縉一問，猛想起此事現成資料，如加上去，豈不比爹爹所教還圓得多？故意忿忿答道：「我二人是讓一個名叫烏頭婆的妖婦，追到那裏去的。」葉縉驚道：「那老妖婦邪法厲害，最爲狠毒。不過她已匿迹多年，久已無人見到；並且她雖妖邪，向不無故尋事。你二人怎會與她爲敵？」謝瓔正要開口，謝琳搶口說道：「姊姊莫插話，由我一人來說。我姊妹不能白受人家欺負。師父所傳佛法，祇是防身禦魔，遇見厲害一點的妖人，便難除他。說完，我還要求葉姑傳授仙法，破妖婦的形音攝魂邪法，報仇除害呢。」

說罷，隨即添枝加葉，假說：「久不見爹爹和葉姑，日夕思念，昨日苦求師父允准，去往武夷。本心省親之後，問明葉姑行蹤，再往問候。哪知爹爹見面不久，便說有事他去。命即回山，日內當同葉姑往小寒山相見。我和姊姊問葉姑師徒何往。爹爹說葉姑近有要事，獨自一人在此煉法，連門人都未帶一個。此時正在閉關，誰也不見，你二人便去也見不到，還是回山等候我們來吧。今早分手，覺着好容易出一次門，師父惟恐有人欺侮，還傳我們有無相神光護身，本心想和爹爹、葉姑聚上十天半月，一同回去，不料如此，豈不冤枉？特意繞着路走，想就便看看山水景緻。身爲神光所隱，外人原看不出，也沒想到多事。哪知行經巫峽，見一妖童用邪法無故殘害苦人，是我不忿，將他追往深山之中殺死。這廝死前，說他娘是烏頭婆，還叫了兩聲，也未見人來救。除去之後，正往回走，老妖婦忽然追來，先用形音攝魂邪法，如非神光護身，差點沒喫她虧。姊姊看出是個勁敵，下山時師父又曾叮囑，不許與人交手。先殺妖童，已然忘誡，又聽妖婦一喊，心神便亂。更恐毒手摩什發覺尋仇，衆寡不敵，本意飛回小寒山去。誰知妖婦厲害，三面俱有怪聲呼應，恐有疏失。雙杉坪祇聽說在雪山附近，不知何處。倚天崖卻知不遠，心料芬陀師伯必能相助，正好是這一方，便往倚天崖龍象庵飛去。妖婦飛行竟比我們還快，我們纔到庵前，她已追近。方覺被人追上門去，不是意思，待要回身一拼，忽由庵中飛出一隻大金手，將妖婦趕走。隨走出一位姓丘的老佛婆，將我們接進庵去。纔知芬陀師伯已然他出，早算就妖婦追來，用化身將她逐走。隨給我們一封柬帖。丘老前輩談起妖婦的厲害，以後不免相遇，喫她的虧，祇有葉姑能有法力制她。又問出了地點，因而尋來。葉姑怎估得到呢？葉姑自然不願妖婦欺負我們，傳法破她那不消說。現又打賭輸了，請連那移山之法一齊傳授了吧。改日尋到妖窟，一出手便先把她巢穴行法移去，再與交手，有多快心呢。」

葉縉以爲忍大師欲令二女承她衣鉢，自己煉法斷無不知之理，萬不會令二女來向自己學

步，聞言果然深信。略微沉吟，答道：「那妖婦既與你們結下殺子之仇，委實是你二人隱患。此人神通變化，邪法高強，便我親去除她，也是難極。尚幸機緣湊巧，我近煉此書，乃東晉神僧絕尊者滅魔寶籙……內中恰有制她之法。不過習了此書，雖具無上降魔威力，但亦利害相兼。尤其是習後不慎，妄肆威力，不特多造孽因，於本身修爲上害處更大，必須慎重。妖婦和軒轅師徒、蚩尤墳中三怪，都是來去如電，聲到人到。你二人不久便要下山，雖有佛法護身，一則皈依佛門未久，遇上尋常妖邪自然不在話下，似這類強敵，卻是難料；二則你二人經歷甚淺，無甚機心，妖婦捷如響應，仇恨又深，說來就來，隨時隨地都可侵害。你們畢竟不能終年均在神光護身之下，一個不曾防備，變出非常，喫她驟然暗算，便難抵禦。固然你們累世修爲，福緣深厚，不致遭她毒手，但喫虧卻所不免。這部滅魔寶籙……你二人完全習去，無益有害；並且你們將來成就遠大，到時自具佛家上乘法力，也無須乎此，本來萬不能傳。我想你二人此時功候未到，妖婦毒害不可不防，祇把破她的法習去，以爲目前防身之計，也還無礙。祇是你二人俱是天資靈慧，此書註釋詳明，一見即可通曉。祇要當時記下，日後自能練習應用。傳授不難，但祇許習此一法，不許窺讀別章，若是那樣，便不傳授。不要貪多好奇，少時學完，又來纏磨要學別的。」

二女聞言，知已上套，好生歡喜，同聲應諾不迭。葉繽隨將桌上那本寶籙撿出一章，令二女同閱，並加講解。二女見這寶籙長約一尺三寸，寬祇三四寸，非紙非絹，色作金黃，異香芬馥，不知何質所制。上面滿是篆引符籙，並且另有註釋和偈咒用法，果然詳明，一見即可通曉。於是故意裝作老實聽話的情景，不去翻動，靜聽講解。眼看一章習完，葉繽待要將書合上，重新敘談，忽見洞頂白光連閃。葉繽笑道：「你父親不知有何要事與我通靈，時間也不知久暫。現用法力將此書禁制，你二人不許淘氣，設法偷看。」謝琳將小嘴一撇，故作頑皮神氣，答道：「葉姑既不放心我們，請收起來吧。放在桌上，我們是要偷了逃走的啊。」葉繽急於和謝山問答，微笑了笑，也未搭話，將手一指，案上那堆金砂立化成一幢金花寶焰，將書籠罩。跟着雙目垂簾，便在座上入定。

二女知道是其父暗助她們，並且調虎離山之計已成，方在欣幸，不料葉姑有此一着，見那金花寶焰強烈異常，寶籙就在其內，連施法力，不能移動分毫。心知時機瞬息，稍縱即逝，正乾看着發急。謝瓔比較沉穩，見伎倆已窮，祇師傳有無相神光不曾施爲。傳時師父曾說，此法不特護身神妙，並能制壓敵人法寶，何不姑且一試？佛家妙法果然不可思議，那桌上金光寶焰喫那有無相神光一壓，立即光華銳減。謝琳見狀大喜，知道寶焰乃神泥所化，佛光既可剋制此寶，自可隨意取攜。適纔匆忙，祇見寶焰威力甚強，沒想到運用神光，幾乎誤事。當下更不怠慢，忙在神光護身之下，一伸手便把書取到手內，

縱向一旁，從頭往下默記。謝瓔見神光生效，本想伸手去取，一見妹子捷足先登，想起父親來時語氣，以及妹子近日言動與前稍異，知是定數，祇得罷了。

那寶籙共是正反各五十三章，謝琳已是神仙中人，本書既易通曉，先前葉縯又曾指教，早得玄珠，一通百通。謝琳閱看迅速，不消片刻，便即默記胸中。見葉縯仍在定中，忙把書仍放原處，並朝謝瓔打手勢，告以已全記住，書已還原，葉姑許可瞞過，少時說是不說？謝瓔見她喜形於色，笑道：「你今日怎這粗心？葉姑憐愛我們太過，祇是一時疏忽，她是能瞞的人麼？你看神尼寶焰雖仍放光，經過有無相神光一照，已無先前強烈，分明是破綻。乖乖認錯吧。」

謝琳含笑點頭，方去葉縯身側跪下。葉縯已經醒轉，似已覺察，面有愠色，也不答理謝琳，祇向謝瓔道：「我起初祇當你二人孿生姊妹，平日言行心性無不如一。今日看來，還是你好得多。」謝瓔也忙跪下道：「此事休怪琳妹一人，葉姑此時料已得知詳情。這也是爹爹惟恐葉姑故交情重，來日多事，無人驅策，朱鸞、硃紅二位師妹又難勝任，特意商準師父，設下此計。知葉姑疼愛我們，算準時刻，乘虛盜習寶籙。原定我姊妹不論何人先到手，便算她的，祇着一人學習。瓔兒也未始不想學習，祇被琳妹搶先，慢了一步。葉姑不要生氣，都是瓔、琳不好，沒先稟告，請葉姑降責吧。」謝琳因從小便受葉縯愛憐，從未受過一句重話，葉縯這等辭色，生平從未受過，不禁動了童心，眼圈一紅，幾乎要哭。

葉縯見她玉頰紅生，淚珠瑩然，星波欲流，先前嗔怪半屬喬裝，見狀不禁生憐。忙用雙手將二女一同拉起，攬向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癡兒，我豈不知此是你師父和你姊妹對我的好意？可是你們知道習法的弊害麼？我是爲了前生與黃道友同門患難至交，並有好些淵源因果，不得不完此願力。你們卻是何苦？尚幸習法祇琳兒一人，適與你父通靈，他算計琳兒已將此書默記，對我明言。並說天蒙老禪師已示先機，你二人不久還有奇遇，雖習寶籙，決可無害，我纔放心。就這樣，琳兒異日正經修爲，仍不免於延誤。瓔兒自然也被連帶，延遲正果。可笑你師父雖修佛家上乘大法，玄功超妙，情關依然不能全盡。對你二人破關相見，不必說了。即以此次而論，她先前連你們降魔行道均所不願，恨不能和她一樣清淨無爲，專以慈悲願力度世，纔對心思。這次爲了助我，卻許你們學此下乘降魔之法，不也是爲情之一字所搖動的麼？固然佛家重在因果，隨緣自如，無損於明，可是她那強欲你們學她的念頭，經此一來，想必不致堅持的了。」

謝琳喫葉縯一撫慰，早已破涕爲笑，祇是玉頰仍泛紅潮，嬌羞未退。聞言乘機笑答道：

「爹爹和葉姑至今還不知師父用意，我看師父本來就無成見，有甚麼堅持之處？她平日那等口氣，好似另有深意在內，如真令我姊妹學她的樣，這有無相神光也不會就傳授了。還有，我們和師父同在一處參禪學道，我們的功課與師父所習，好多不同之處。並且拜師不久，師父還曾說過，她那禪功最難，以前初坐關時，不知受了多少魔擾和諸般苦難。相由心生，心即是魔。休看禁制嚴密，外魔易禦，內魔難消，一樣受它侵害。並說：『你二人夙根緣福深厚，取法乎上，固是佳事；但與性情不合，不如先固根本，循序漸進。因爲一是先難後易，一是先易後難，卻是功力與日俱深，無甚弊害。好在殊途同歸，姑先往容易路上走吧。事尚未定，能夠學我更好，且等二三年後，看修爲如何再定，先不要說。』我二人謹遵師命，見了爹爹、葉姑，不知怎的，從未想到稟告，這時纔得想起。照此情形，定不會固執甚麼成見了。」

葉縉聞言，好似恍然若有所悟，隨笑道：「你師父對我真個故人情重呢。」謝瓔接口問道：「葉姑和師父幾生至交，不必說了。今日忽說此言，內中當有文章。還有葉姑這次習練寶籙，爲的是一位姓黃的老前輩，他與葉姑到底是何淵源因果呢？」葉縉道：「詳情此時不便明言，時至自知。祇是琳兒已將寶籙盜習，事已如此，我索性再指點她一番，使她更易習練。此事於正經修爲上實有弊害，瓔兒以後卻須緊記我誡，萬萬習它不得。這樣，你二人長短互補，彼此均有大益。如你也同學會，不特將來你不能助她，反而同受連累，那就更爲不值了。」謝瓔忙答：「葉姑如此叮囑，爹爹也曾說過，怎敢違背？」

葉縉道：「你爹不是不知，祇因事關重大，不得不如此。連你師父也是如此。不然的話，那西方八功德池中神泥何等威力，你們怎伸得進手去？也是定數。我爲行事謹慎，明知這裏邪魔不敢來犯，依然戒備甚嚴，除絕尊者原設禁制外，又在峰頂懸起一面寶鏡。此寶功能傳聲照遠，方圓數十里內人物動靜，我在地底均可一望而知。你們初來時，因有神光隱形，我並未見。嗣在峰前突現身形，方始得知。久別歡敘，竟沒想到你們神光已然練成，更忘了神泥受它剋制。你父要我通靈，心雖微動，恐你姊妹好奇淘氣，以爲神泥寶焰威力勝於雷火，又無多時耽延。哪知稍微疏忽，錯便鑄成。我愛你姊妹，反使你們爲我遲延正果，心如何安呢？」說罷，便令謝瓔立向一旁。手指處，先收了桌上金花寶焰。跟着面前飛起一片金霞，謝瓔便被隔斷，再也聽不見葉縉、謝琳說話聲音了。